义和团在天津城乡的反帝战斗

常　家　骐

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我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它是中国人民自发地抗击企图瓜分中国的外国侵略者的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起始于山东，迅速发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是华北和东北地区，中心是北京和天津。北京是首都，是清朝最高统治者所在地。而天津是北京的前卫和中国北部的海上门户，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帝国主义就强辟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将旧城东南紫竹林一带霸占为租界，在海河两岸设立码头、洋行、商栈、银行、工厂和教堂，披着领事、商人、传教士等各种外衣的帝国主义冒险分子在这里横行霸道，早已激起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怒。所以义和团在天津的发展是有它的群众基础的。

我由于讲授历史课的需要，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访问了许多八、九十岁的老人，对义和团在天津的反帝斗争做了一些调查。义和团的基层组织叫“坛口”，按“八卦”分成支队，从一般文献上看，只有“乾”字和“坎”字两支队伍在活动，实际上还有坤、离、震、艮、巽、兑等字团分布在天津城乡一带，与外国侵略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当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在天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除曹福田率领的“乾”字团，张德成率领的“坎”字团，黄莲圣母率领的“红灯照”外，还有滕德生老师和大师兄沈德生率领的从静海于庄子来的“离”字团（住南市广和楼，即现在南市商场的前身）、潘老师和王老师率领的“震”字团（坛口设在北仓娘娘庙、丁字沽、吴家咀等处），他们都参加了攻打老龙头车站、围攻紫竹林租界、保卫南门的战役及北洼大战。

光绪二十六年阴历五月间，天津东北角三义庙最早有王志和在这里设坛。过了三、四天，各地共设坛口三、四十处，人数发展到五万人左右。后来有三义庙附近的住户郭真、李老根、黄三，到安次县把杨寿臣和其兄杨寿清率领的“乾”字团几百团民在五月十六日(阳历 6 月12日)请来天津，设立三义庙总坛口。当时，东南角、草厂庵、水月庵一带坛口，都属于三义庙总坛领导，它是外地在天津所设的最大坛口之一。五月十八日(阳历 6 月14日)杨寿臣率领团民烧毁了仓门口教堂，次日烧毁了三岔河口的望海楼教堂，并率领团民攻打老龙头车站，揭开了义和团在天津反帝斗争的序幕。现在，我把义和团在天津城乡一带的几次主要战斗概况，记载如下，并附义和团保卫天津形势图。限于个人水平，其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教，予以补正。

一、老龙头争夺战

老龙头车站，是帝国主义沿津塘铁路运兵到天津、北京的必经之路，它隔海河与紫竹林租界相对，中间有浮桥相连接，是个战略要地。义和团为了保卫天津，攻打租界，阻止侵略军进犯北京，必须占有这个车站。所以从战略上敌我双方都要抢

夺老龙头这个据点。

五月十九日（阳历6月15日），正当义和团焚烧望海楼时，从租界里窜出几十个鬼子兵向义和团开枪射击。义和团战士奋起还击。当追击到老龙头车站时，又遭到沙俄军炮击，义和团伤亡很大，群情激愤。于是，义和团围绕车站在陈家沟、娘娘庙、西方庵、大佛寺等地，布下了天罗地网，从沿海河的盐坨一带伸展到兴隆街、小树林一直到达铁路两旁。

六月一日（阳历6月27日），张德成从独流来津后第二天，同曹福田联合进攻老龙头车站。以曹福田的“乾”字军为主力，此外还有“红灯照”、“离”字军一部分。他们从西门外出发，跨过东浮桥，穿过兴隆街、新官汛向老龙头车站猛攻，双方激烈交战。这一仗持续了十多个小时，杀伤俄军五百多人。此后直到天津城陷落，老龙头车站战场多次形成剧烈的拉锯战。

二、围攻紫竹林租界

一八六〇年以来，天津的外国租界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据点，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又成了他们进行军事侵略的基地。因此，义和团在进攻老龙头的同时，猛攻了紫竹林租界。侵略军在双方交界处严密布置了火力，埋下了地雷。

张德成率领“坎”字军分两路进攻租界：一路由城里出发，出东门过南斜街、闸口大街到马家口租界边；另一路从西门出发，沿南城根到南门，经闸口大街到马家口，两路人马在此会合。有勇有谋的义和团战士们，在数十头牛尾上捆上油絮，点火燃烧后，把牛向租界猛赶，牛尾一烧，火牛向前狂奔，登时，轰隆之声四起，将侵略军埋下的地雷破坏得干干净净。

China

然后义和团战士冒着炮火，顶着机枪的扫射，用大刀、扎枪等武器，勇猛冲杀，曾一度攻到英、法租界交界处（今营口道），几乎占领了全部法租界，捣毁了许多建筑物，有两条街的洋行全被烧了，杀死不少侵略军，英国领事也被打伤。与此同时，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也纷纷拿起武器，配合义和团不断袭击帝国主义分子，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三、河东武备学堂的战斗

当双方在租界激战时，英、德、法侵略军向位于英租界对角的河东武备学堂发动进攻。武备学堂是洋务派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的陆军学堂（今河东区教育局一带），侵略军所以要进攻武备学堂，意在占领河东，控制海河两岸，破坏义和团对老龙头和租界的包围。当时在这所武备学堂也设有坛口，学堂里的几十名学生，坚守在房子里，顽强地进行抵抗，直战到最后全部牺牲，武备学堂被敌军占领。后来，各路义和团赶来支援，又迫使侵略军退回租界。

在这次战斗中，义和团取得了很大胜利，然而直隶总督裕禄竟勒令义和团退出租界。裕禄的用意，是想借此使侵略军不再攻打天津城，各守阵地，互不侵犯。当时裕禄命令直隶提督聂士成的军队，在义和团后方堵截，逼迫他们退出了租界。但转天，张德成又率领另一支义和团从南台子沿南城根到紫竹林西面海大道（今大沽路）向租界猛攻，又烧掉了许多楼房，铲除了义和团进攻租界的障碍。

四、东局子保卫战

天津机器局，俗称“东局子”。这里有一千多职工，生产炮

弹、地雷和各种炸药，是当时华北最大的军工厂，清军的军火供应地。它位于海河东岸，西面靠近今津塘公路，四面全是旷野，外围有坚固的土墙和河沟。它控制着津京之间的通道，炮火射程可达车站和租界。

五月二十五日（阳历 6 月21日），一百多美军及从塘沽开来的四百多沙俄军，在进入租界的途中，因铁路多处被破坏，不得已下车步行。走到东局子附近，遭到两千多义和团战士和当地“练军”（地方军队）的伏击，敌军被包围，伤亡极大。直到五月二十八日（阳历 6 月24日），又有一支侵略军，从塘沽赶来解围，聚集了有两千多人，才勉强逃出义和团的包围，窜回租界。

六月一日（阳历 6 月27日）以沙俄军为主的三千多侵略军，再次进攻东局子。东郊义和团集合在程林庄的九千人予以英勇抗击。王德成率领文安、霸县的“乾”字军，参加了战斗，激战数小时。城内的义和团为支援东局子义和团的保卫战，同时向租界进攻。当时东局子战况形势危急，义和团曾要求清政府发给枪支，遭到拒绝。后来东局子的几个车间被炮击起火，守军从六月四日（阳历 6 月30日）退出东局子。退出时工人和一些守军布下了地雷，待俄军进去之后，有两位义和团战士，舍身拉响了地雷，炸毁了军械库，与俄军同归于尽，没给敌军留下一点军火。

五、陈家沟、娘娘庙打击沙俄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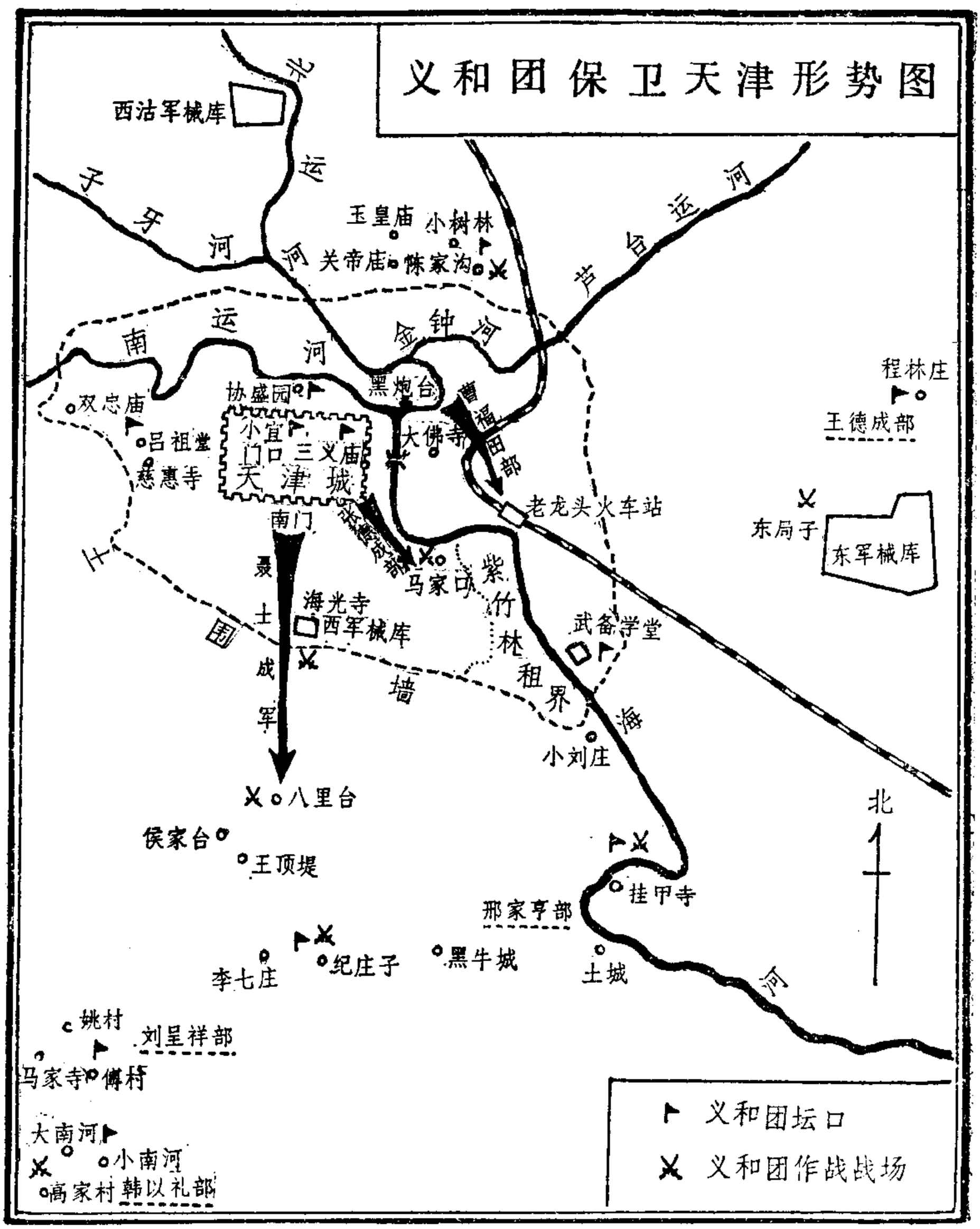
五月间，义和团对老龙头车站和紫竹林租界进攻时，陈家沟、娘娘庙一带，也同样是硝烟弥漫。五月二十一日（阳历 6 月17日）午后，沙俄军四百多人，拟乘火车北上侦察，行至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沟、娘娘庙一带，被当地义和团和守护铁路的练军武卫军截住，双方发生了战斗，互有伤亡。“练军”遥向紫竹林租界开炮，水师营黑炮台从盐官厅向老龙头开炮，侵略军也开炮还击，租界洋楼和车站都被击焚。这时盐坨、西方庵、大佛寺坛口的义和团战士都来支援陈家沟义和团，沙俄军被打退了。转天早晨，沙俄军又来到娘娘庙以东郊外野地（今新开路一带），架起大炮，向娘娘庙袭击，企图夺占马玉昆在陈家沟新建的九座炮台。双方日夜激战，阴雨时争夺尤厉。五月二十七日（阳历 6 月23日）拂晓，俄军窜至娘娘庙、西方庵等处，焚烧民房，当地义和团在陈家沟大街北、陈家柴场和侵略军展开了巷战，给敌人以狠狠打击，最后被击退。

六、挂甲寺一带的狙击战

天津东南郊挂甲寺、土城、杨庄子、小刘庄一带，位于紫竹林南面，地跨海河两岸（当时海河尚未裁弯取直）。挂甲寺村长孙国瑞，看到大沽失守后，联合了东西挂甲寺、土城、杨庄子等村的义和团、猎户四百来人，组成抵抗侵略军的队伍。孙国瑞是首领，义和团师兄邢家亨、阎震、郭环是副首领。他们每天埋伏在海河两岸，日夜分班、轮流袭击敌军散兵，或二人抬一枝枪，袭击从大沽驶入海河的小型兵舰。仅在一个多月内，他们用这种办法袭击敌人三十八、九次，打死打伤敌军官兵百余人。当时猎枪的子弹是用破锅铁片、破犁铧铁片做的铁沙，敌人受伤后，往往浑身溃烂，不易治疗，其中以首先驶入海河的德军受到的打击最大。德军最恼恨这支队伍，架起大炮，向东西两岸芦苇地猛攻。副首领邢家亨、队长杨春茂、郭老三等当场阵亡，五十多名群众也牺牲在炮火下。五月十八日（阳历 6


义和团保卫天津形势图
西沽军械库
北运河
子牙河
玉皇庙
小树林
关帝庙
陈家沟
芦台运河
南运河
金钟河
黑炮台
协盛园
双忠庙
吕祖堂
慈惠寺
小宜门口
三义庙
天津城
大佛寺
曹福田部
程林庄
王德成部
老龙头火车站
东局子
东军械库
南门
马家口
紫竹林租界
海光寺
西军械库
武备学堂
土围墙
小刘庄
八里台
侯家台
王顶堤
挂甲寺
邢家亨部
李七庄
纪庄子
黑牛城
土城
北
姚村
刘呈祥部
马家寺
傅村
大南河
小南河
高家村
韩以礼部
义和团坛口
义和团作战战场

月14日），德军又调来三百多人向芦苇地猛攻。在敌军猛烈炮火下，猎户们与德军激战五小时，直到弹尽药绝，伤亡颇众，无法再战，才暂时转移阵地。

六月十八日（阳历7月14日），天津城失陷后，德军为了报复，派兵二百多人驻扎在杨庄子，每天向东西挂甲寺、大孙庄、杨庄子、土城逐户搜查，企图抓到孙国瑞。德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仅几天，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杀，许多人家被抢劫一空。孙国瑞看到抗敌未成，而村中人每天惨遭杀戮，义愤填膺，于是挺身而出，终于壮烈牺牲。

七、南郊纪家庄迎头战

纪家庄位于天津南郊，离城十五、六里，坐落在卫津河两岸，村头一座横跨卫津河的纪庄桥。过桥往东，可达黑牛城、尖山、往北通八里台、海光寺。它既是紫竹林租界的后方，又是直隶提督聂士成驻军的后方。

正当义和团和聂士成军队进攻紫竹林时，外国侵略军派出军队进犯纪家庄，企图抄袭聂军后路，以解除紫竹林受围攻的威胁。这时，大小南河韩以礼所率“乾”字军也驻在纪家庄一带。侵略军看到从东南头过东浮桥夺取天津城是困难的，从汉奸口中得知城南防守力量比较薄弱，所以他们决定从纪家庄通过八里台攻取南门。一支以日军为主、配有美军的侵略队伍，经黑牛城、东楼进犯纪家庄。纪家庄的义和团已经在纪庄桥东埋伏好了。当第一批敌骑兵队来犯时，他们用长钩将侵略者钩下马来，用刀砍杀，又用排枪射击。不久，又有二百多人从庄北冲到桥东，与义和团展开了激烈战斗。后来侵略军继续增兵，集中进犯南郊，纪家庄团民拼死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援军

不至而失守，义和团战士们被迫退到西面松林。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了纪家庄，见人就杀，见房便烧，把这个三十几户的小村庄一火烧尽，一、二千团民和百姓都牺牲在他们的屠刀之下，直到第二年耕地时还白骨盈野。

八、保卫南门与津城失陷

六月初，反动的清朝政府撕下向侵略军“宣战”的假面具，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公开出面投降。天津的聂士成、马玉昆也加紧袭击义和团。六月十四日（阳历7月10日），北洋军务大臣宋庆到了天津，对义和团和抵抗侵略的老百姓进行了更野蛮的残杀，并捣毁了天津义和团全部坛口。日军烧杀纪家庄后，就北进八里台，从后方袭击聂士成驻军。这时，海光寺（当时又称西局子）已被日军占领。聂士成军队正与侵略军作战，这支日军赶到后，从后路包围了聂军。各路义和团团民出于民族大义，不计较聂士成军屠杀义和团的前仇，都赶到八里台，但已经来不及了。最后，聂士成在八里台阵亡。清军溃退，侵略军乃计划攻打天津城南门。

六月十七日（阳历7月13日）晨，八国联军分两路猛攻南门和东北城角。进攻南门的是日、美、英、法联军，约五千多人，集中火力攻打南门，经过半天激战毫无进展。这时，附近群众决破河堤，放水淹了南门外旷野地带，使敌人陷于泥淖之中。侵略军集中炮火，不停地向城上袭击，义和团战士们勇敢沉着还击，固守城墙。美军上校指挥官、日军大队长和队副都被打死，敌军伤亡惨重，使他们在炎热天气之下，进退维谷。这一天，清军将领裕禄、宋庆、马玉昆等率部分清军逃退到杨村。少数清军和义和团战士，虽然吃喝极困难，但始终坚守在城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在这关键时刻，汉奸郑殿芳密报日军，南面有一段城墙曾倒塌过，修理时因经费不足，以坯代砖，很不坚固，并画了这段城墙位置图交给日军。六月十八日（阳历7月14日）晨，侵略军按图炸开了这段城墙，攻进了南门。守城的义和团战士在城墙上、街巷里和侵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最后，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敌军占领了天津城。

与此同时，以俄军为主的侵略军五千人向河东盐官厅、水师营黑炮台和东城猛攻，义和团多次打退俄军冲锋。在南门失守后，从南城又窜来敌军，由背后袭击守黑炮台的水师营，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十八日水师营撤离战斗，天津城全部沦陷。

九、北洼大战

天津城沦陷后，西南郊高家村一带，尚有以刘十九（刘呈祥）为首的“乾”字团聚集了雄厚的力量。当时，刘十九领导的各坛口团民都集中在高家村。庆云、盐山一带的团民也在这里。从姚村到高家村九十里地间，约有两万多人，高家村团民都加入了这支队伍，纪家庄战后保留下来的韩以礼的“乾”字团也集中在高家村。为了防备侵略军再犯，高家村义和团在周围马家寺一带站岗、放哨、修筑战壕，并派人到王顶堤、八里台一带侦察敌情，使侵略军受到严重威胁，对进攻北京感到有了后顾之忧。因此，侵略者联军于六月十九日（阳历7月25日）攻打高家村。

当时，义和团战士从东南姚家村、北到侯家台子，离王顶堤只有四、五里之间的洼地（俗称“北洼”）奋勇迎敌，几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侵略军用大炮轰击并包围了高家村。义和团用老毛瑟枪和落后的刀枪难以抵挡，于是决定从西面突围，转

移阵地，以保存实力。侵略军追到马家寺，见到一片树林，怕中埋伏，又溜回了天津。这是义和团在天津城失陷后最大一次抗击八国联军的大战。

（写于一九八一年）

义和团在天津的总坛口吕祖堂

吕祖堂坐落在天津红桥区西门外永丰屯如意庵大街。该堂建于明朝末年，系道教庙宇。建筑布局有山门、前殿、后殿和西跨院的五仙堂，占地一亩七分。前大殿供奉主神吕洞宾，两旁以“药王”、“药圣”相配。后大殿供奉“北斗星”（即北斗菩萨）。西跨院有北房三大间，供奉道教五祖，故称“五仙堂”。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时，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曾在五仙堂内设立总坛口，在这里发号施令，指挥战斗。当时义和团的首领曹福田、张德成、刘十九及“红灯照”的女儿们，经常在这里聚议拜坛，团民们也日夜聚在这里练拳习武。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这里曾一度为天津乡贤局所占用。

据吕祖堂内现存的一块石碑记载，该堂初次岁修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继岁修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又有信士弟子王文通等对该堂进行了第三次重修。以后，民国六年（1917年）天津大水灾后，由当地绅士张月丹发起，再次重修了吕祖堂。解放后，吕祖堂被列为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洁贤

天津都统衙门的军事殖民统治

董　振　修

一九〇〇年七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镇压了天津的义和团运动。紧接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军事殖民统治机构——天津都统衙门，对天津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残酷统治，犯下了累累罪行。天津地区的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统治，自始至终顽强地进行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现就有关天津都统衙门的建立、血腥屠杀、殖民统治、天津人民的反抗斗争、殖民机构的撤销等几个问题的史料整理如下：

（一）天津都统衙门的设立经过

一九〇〇年夏天，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向中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天津地区的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站在反侵略斗争的最前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战，曾给侵略军以很大打击，付出了重大牺牲。

天津城陷落的前夕，直隶总督裕禄、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提督马玉昆以及府县官吏弃城逃跑。七月十四日，帝国主义侵略军占据了天津城。为了镇压天津人民的爱国运动，防止人民的再起反抗，于七月三十日帝国主义各国在直隶总督衙门原址内设立了进行军事殖民统治的机构——“暂行管理津郡城

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英文名为：The 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即“天津临时政府”。

建立这个机构是在天津陷落的第二天由俄国人策划的。策划的借口是，防止抢劫和恢复正常生活，而其真正目的是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和准备进军北京。俄国想建立一个委员会，由一国掌权。在联军指挥官会议上，发现这个方案通不过，便只好放弃一国掌权的企图，改由镇压义和团运动出兵最多的俄国、英国和日本三国指定具有同等权力的三人临时管理。这个方案被一致通过。七月三十日天津临时政府委员会由俄国（沃加克上校）、英国(鲍维尔上校)、日本（青木大佐）三国组成，即初建时的都统衙门。除三国之外，某些管理部门则由其他列强的代表负责。这个临时政府是不能满足各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于是，就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嫉妒和竞争，纷纷要求平等的权利。法国第一个提出质问为何没有法军的代表？联军头子瓦德西和天津都统衙门之间也有很大矛盾，他要派一个德国人作都统，并且还要将都统衙门置于他的管理之下。① 经过斗争，这个愿望实现了。在十月十一日，他通知都统委员会说：他有“任用一个和其他国家的委员有同样权利和同样义务的德国委员的意思。”这是各国无法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又接纳了德国、法国和美国参加，不久意大利也加入进来，后来奥国也想参加，但未成功。都统衙门成为七国的侵略机构后，都统与联军司令官及领事之间，因争权夺利，经常发生争吵，后来就根据争论的性质把问题提交各国司令官会议或领事裁夺，借以缓和各国间的矛盾。

---

① 见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第16章，载天津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2期。

这个殖民侵略机构由俄国人起草的条例充分反映了列强的意志，它："有权颁布行政命令、征税，有权使用中国政府的一切财产等等。委员会也有裁判权，有一套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有权罚金、判处驱逐出境和死刑。""对外国人仅仅使用警察权。被控犯罪的外国人交军事当局或领事馆审理。"① 天津都统衙门的统治范围，最初是天津城内及城外直到土围子一带的地方，但不包括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四个租界，也不包括兵工厂、营盘、铁路、电报以及其他早已被联军占领的军事设备在内。几个月后统治范围扩大，天津全县以及宁河县境、塘沽、北塘和沿海各处均被它统治。十一月间，更名为"天津地区临时政府"（英文名为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District of Tientsin）。都统衙门内分总文案、汉文、巡捕、河巡捕、发审、库务、工程局、卫生局八股办事。这个政府将天津地区划分城北（日）、城南（法）、军粮城（英）和塘沽（德）四段，进行殖民统治。都统衙门中的各部门全由帝国主义的"中国通"们负责，其中美帝国主义分子在这个殖民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执行着各国联合政治"的使命。

以上就是天津都统衙门的建立经过，及其具有的职权和管辖范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事殖民统治机构。

（二）强行拆除天津城墙和炮台，杀戮义和团

天津都统衙门建立后，其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和掠夺天津人民。它立即决定将天津人民在反侵略战斗中发挥极大效力的城墙拆除。一九〇一年九月，《辛丑条约》签字。事先各国司令官

---

① 见科罗斯维茨：《俄国在远东》，第10章。

就把拆除炮台的决定通知了都统衙门，要求在它管辖区采取措施。条约签字后迅速将黑炮台拆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除黑炮台之外，北塘的六座炮台，山海关的四座炮台，大沽的七座炮台，芦台的一些炮台以及各处的兵营都被拆除了，并扬言各处被毁的炮台及天津城不得重建。

都统衙门在所谓“维持秩序”和“保民”的美名下，从俄、英、美、法、日侵略军中抽调了七百多人组成巡捕队，并招了一千多中国人组成中国巡捕队，分驻各区，镇压人民。他们日夜在城内外各处站岗，命令大街小巷居民在门旁及海河、运河水面上往来船只，在晚间都要挂灯，违者罚款。对来往行人严加盘问，认为行迹可疑者任意打骂侮辱，扭送都统衙门惩办。都统衙门及巡捕官发布了一系列旨在镇压人民的反动告示，其中声称：城内外各街不准张贴揭帖，不准私藏军械，不准联络或隐藏义和团，等等，违者“治以军法”。帝国主义侵略者按照从直隶总督衙门中搜出的天津及其周围义和团姓名、年龄的全部名单，进行搜捕和屠杀。天津地区义和团首领杨寿臣、林黑儿(黄莲圣母)、郭三、李荣起、赵莲舟、李洪太、王永庆，静海首领贺义柱、霍常有等等，都惨遭杀害。

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对付革命人民。一些土豪劣绅为了讨好帝国主义，以逮捕或屠杀义和团首领向帝国主义献媚邀宠，表现出一付奴才的嘴脸。杨柳青大地主石元士，为帝国主义搜集情报，协助侵略军搜捕义和团团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三）对天津人民的残暴统治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立即暴露出其强盗行径，人民遭到了

China

空前的浩劫。在都统衙门建立后，烧杀淫掠的暴行仍时常发生，洋兵经常三五成群向各铺户及居民搜索鸡、鸭、鸡蛋、西瓜、并搜掠首饰银币，“翻箱倒笼，尽其所欲而去”，若“稍不如意，即开枪轰击”。他们将掠得之物公开售卖，无人制止。① 这些罪行，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临时政府曾通知中国居民回来各安生业，但城内对于中国人并不安全，妇女和财产日夜都遭到外国兵的任意蹂躏和抢劫。而新政府对于各国无纪律的士兵无法控制”，以致后来“天津情况很糟，破坏秩序和法律的有增无减”。② 在天津城郊各村也遭侵略军践踏，无一幸免。如独流镇、高家庄等十余村被焚，凡是义和团活动过的村镇“无不枪炮齐施，痛加杀戮”，仅独流镇就“焚毁大半，居民死伤者，妇女被奸污者，不计其数”③ 。至于洋兵在街上调戏妇女、污辱行人、打骂居民、任意罚款、滥抓苦力等等为非作歹之事，更是层出不穷。被巡捕抓来的苦力，身穿属国服装并配戴标志符号，强迫拉纤，扛抬赃物。凡是犯了洋人所谓“禁条”者，或身浇凉水、顶砖罚站；或充当苦力，白天劳动，夜间坐牢；甚至处以死刑。所有这些都是在都统衙门殖民统治期间，在光天化日之下屡次发生的，充分暴露出殖民主义者的野蛮性。

除各国侵略军、外国巡捕的暴行之外，一千余名中国巡捕依仗洋人势力，助桀为虐。他们借“搜索军械”之名，欺压百姓，大量掠劫民间财物，攫为己有。

在都统衙门对天津地区殖民统治期间，在各国侵略者大肆烧杀淫掠之际，连帝国主义分子杜德维也很担心中国人再度起

---

①见储仁逊：《闻见录》（抄本）第5卷；《义和团》，第二册，第47页。
②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9编，第86—87页。
③见《义和团》第二册，第54—55页。

来把侵略者赶出去。他说“这些暴行只会加强各地排外情绪，并可能使全国的革新派和保守派都联合起来，一致赶我们出去。”①

在都统衙门统治下，天津人民承受了空前沉重的苛捐杂税。据《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天津政俗沿革记》等书记载，都统衙门开办工巡局，创征铺捐（商铺、货栈、当铺）、房捐（分瓦、灰、土三等）、车捐（分大车、小车、地扒车、人力车），分等抽收。都统衙门创征的捐税，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全部税收每月约为白银十五万两。现将当时十一种重要的捐税情况列表如下（注：均为月捐）：

捐种	等级	数目	捐种	等级	数目
当铺捐	头等	25两	船捐	二等	2两
	二等	10两	车捐	人力车	3钱
澡堂捐		3两		地扒车	5钱
铺捐	头等	20两		轿车	5钱
	二等	10两		大车	5钱
	三等	7.5两		小车	2钱
茶馆捐		2.5两	戏院捐		25两
客店捐	头等	2.5两	烧锅捐		50两
船捐	头等	5两	酒店捐		25两

都统衙门从一九〇〇年十一月收税起至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五日止，共收捐税总数达2,758,651.18两，② 这笔收入养活了大批洋人官吏、巡捕和万余侵略军。每个侵略军头子，如都统

---

①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9编，第91—92页。

②见雷穆森：《天津一插图本史纲》第16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